

<< Playground >>

by Richard Powers

Translator: Jolly Sammy

Page 7.

北京大学

PEKING UNIVERSITY

(续上)

“跨入十年第一人。”我从小读了那篇文章不下千遍，黑白照片中，正是我——新生的托德·基恩，出生于埃文斯顿的圣弗朗西斯医院，时间是午夜过后最短的一瞬。照片里的我正用婴儿特有的迷惘盯着镜头，试图看清那扑面而来的巨大未知。

“头一名。”多年来，我父母就这样叫我，这给我年幼时带来不少压力。作为独生子，我曾郑重地接受了这个称号与它背后的“出身权利”。我曾背负那种必须成为第一个抵达“未来”的义务。

而现在，我终于做到了。

我母亲并不愿意让分娩毁掉她那副完美的身体，但我父亲需要一个随时随地都能陪他下棋的人。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达成共识的。也许是石头剪刀布，也许是技艺比拼，模拟法庭，或牛津式辩论。也许，我的出生只是一颗骰子的结果。

他们之间那场无休止的战争游戏几乎主宰了我的童年。这个漫长的锦标赛夹带着欲望与怨恨，他们各自带着不同的超能力投入这场角逐。父亲代表了躁狂的力量，而母亲象征了被压迫者的狡黠。我在四岁那年就早熟地意识到，父母之间其实是在进行一场不致命的互相伤害的竞赛，彼此施予恰到好处痛苦，恰如能唤起那种只有愤怒才能带来的快感。这种是一种灵魂上的互相施加、互相接受的窒息式快感，两人都是慷慨的施予者，也是感激的承受者。

父亲是个反应极快的人，快到这个世界上的大部分事物在眼中都显得冗长乏味。他^他在芝加哥交易所中工作，那是电子交易之前的年代。他是公开叫价制度下的战士，战在八角贸易场的中心，资本主义的惊涛骇浪在他四周翻涌。他冷眼旁观他人的恐惧，并将其变成利润；他的脑中早已无法区分兴奋与压力。在他人情绪崩溃时，他仍能冷静操作，靠着手掌的轻颤、指尖的微动，外加癫狂的怒吼，赚取或失去疯狂的金钱。他的脑皮层早被

(接上) 这些汹涌的神经递质灌注, 以至于若没有持续不断的低烈度威胁刺激, 他已无法维持机能。而这种威胁, 我那身为主妇的母亲, 一直都忠实地提供着。

其他“剂量”还有: 一辆改装过的奔驰 450 SL 敞篷跑车, 一架停在中途机场。他偏爱在恶劣天气架驶的赛斯纳天鹰。一位情妇, 她在 LV 肩包里随身携带着一把未注册的史密斯威森 .61 型手枪。

母亲则是个暗藏心事的浪漫主义者。当她发现父亲的私生活之后, 她便雇了一位私家侦探去寻找一位曾在纽特里尔高中时期追求过她的男孩。那人后来在芝加哥小熊队下属球队打了几年替补内野手, 再之后在埃尔克格罗夫入股了一家 AMC 汽车经销商。她与这个男人反复分手又激烈复合, 常在半公开的场合上演情感戏码, 几乎是明目张胆地乞求我父亲出手干预。而父亲也一次又一次地满怀爱意地走进她的陷阱。

别误会, —— 如果富有意味着拥有放纵不羁的父母, 那我也接受了。我喜欢富有, 而喜欢背后的心理安慰更是数不清的。但我痛恨父亲, 因为他背叛了母亲; 我也恨母亲, 因为她背叛了我。我那时还年幼, 不知道怎么去假装“一切都会好的”。我只知道, 要想如过, 得去找另一个可以栖身的地方。

我找到了, 那地方在密歇根湖的水底。当我的思绪失控, 未来带着刀刃扑面而来时, 唯一能使我平静的, 就是站在“城堡”里, 看见自己在湖底行走的幻象。

水下的所有戏剧都变得沉闷无声。我从李街和灯塔海滩的夏天学到了这一点。朋友与敌人在水中看起来都柔和而傲慢, 带着蓝绿相间的波光, 在液体阻力中缓缓爬行。在湖底, 没有其他人的存在。我想不出比那更好的居所。

我父亲在“大天空”与情妇滑雪时摔坏了脊背。他差一点就全身瘫痪。疼痛将他彻底击垮, 他不得不立即接受手术。母亲带我去见了蒙大拿, 看他变成一个从未有过的模样——卧床不起, 几近温和。他们望着彼此, 紧紧握手, 几乎因一场灾难重新缝合。可就在重症监护室的护士一转身离开, 他们又立刻撕咬上了彼此。

“你跟我说你去纽约开会。”

“你真蠢! 芝加哥的交易员凭什么去纽约开会?”

她低声骂道, 如像我听不见似的: “你真是块肮脏的狗屎。我要跟你离婚。”

“太晚了!” 他那双因长期熬夜而发亮的眼睛闪着光, “我的律师已经在拟离婚协议了。”

母亲倒吸了一口凉气, 全身瘫软了下去。 “你永远不能和一个交易所里的老手打扑克, 尤